

中国古今话飞碟

刘新宇 整理



如巨轮，时高时低，时行时停，见者上千人。此夜三更又出，由西北返至点苍山绿桃村，降於後村，村中有一石匠和庚，打石於山脚，见亮光出棚观之。有一物似碾而大如屋，为五色光照，中有二物，似人非人。捉庚入内，光明耀眼。取庚心出而观之，无痛而不流血。有言，声如人而不通，至此不醒。幻化中似入仙境，非人间境，有日月星辰，仙境地

现代科学一直在探索是否在其它星球存在著有智慧的人，对飞碟的研究即是一方面。其实在中国的古籍中就有这类记载，像沈括的《梦溪笔谈异事异疾附》中描述的湖上明珠就有可能是古人观察到的飞碟。这里要介绍的是又一例关于飞碟的记述。

《大理古佚书抄》中有一篇题为《客星幻化》的古文，详细记载了一起飞碟劫持人类，并开胸检查的事件。“客星”是古代天文学用语，指突然出现在天空的星星。

因该古文极为浅显易读，就不译为白话文了，直接拿出来奉献给大家。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夏五月初三，有客星出，由东南飞向西北，明亮

色红而冷若冰冻，无房屋庄稼。人皆似人非人，圆脸三眼，男女老幼难分，穿非人衣，言非人言。才观，眼前迷糊，不知所以。醒时仍在打石场，回家始知时隔一年余，家人以为被野物食。余知，亲往观之。观之，庚胸腹均有一红色线痕，问之无疼。和庚後五十三岁见余，貌如当年不老。客星幻化，世有多说，大理国记事簿有载。不知客星何物？”

这恐怕是古代最详尽的一篇关于飞碟劫持人类的记载了。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很明确。从中可知，外星人到地球，对人体进行检测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和庚所到的“仙境”，可能就是外星球，从描述上看，那儿没有地球的青山绿水，生存环境应该远远比不上地球。

重德修心治顽疾

您听说过重德修心能治不好不治之症吗？

有一种因为大脑中枢神经出了状况而引发的多发性硬化症，症状之一就是脊髓会有刺痛感，这种病要是严重的话，必须终身坐在轮椅上，而且眼睛也可能失明。虽然一直都有新的药物出现，但是现代的医学仍然不能治好多发性硬化症，也不清楚真正导致发病的原因是甚麽。

而被公认为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预言家爱德格·凯西，却曾经治好过一位多发性硬化症的病人，他开出的处方是，重德修心。这位病人是一位34岁的电工，被多发性硬化症折磨已经有3年了，根本无法工作，而且眼睛失明，使得他无法读书写字，一走路就摔跤，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危重病人。在对生命的绝望中，他请能够看到人前世的凯西为他作生命的解读。凯西告诉这位病人，因为他前世作坏事造下的业力导致了今生的疾病。凯西告诫他要从思想意识中，消除所有憎恨的情绪，还写下了重德修心的医嘱。

这位电工在严格遵照凯西的叮嘱去做之後，病情立刻好转，而且持续了4个月。但是，后来因为他只注重吃药和复健，并没有继续在精神修养方面下功夫，效果就不好了。这桩对生命解读的案例，似乎在告诫我们，中国的古训：要重德，积德，并不是无稽之谈。当电工看管好自己的行为，注重精神方面的修养，拥有一份仁慈、谦和、无私的心时，他的病情就好转；当他只注重物质方面的治疗，忽视精神方面的修养时，病情就得不到改善。可见修心在我生活和健康中的份量不可低估。

前世的业力能导致今生的疾病和痛苦，可见前世所干下的坏事，不会随著肉体的消逝而灰飞烟灭，修心重德能治病，看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善恶有报讲的是生命真正的因果。

◇文/王玉

(原载正见网 <http://zhengjian.org>)

萨斯研究的惊人发现

最近俄罗斯《生命与安全》杂志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萨斯—远远不仅是病毒的文章，从社会生态学角度对萨斯（国内称非典）的流行进行了解释。文章作者固班诺夫，是一位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的学者，他表示，通过一系列试验和实践，他们得出了独特而有趣的科学结论。

俄罗斯学者在文章中写道：通过研究发现，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资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份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物质）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的生物（物质）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作者表示：通过对于爱滋病、肝炎包括萨斯等流行病的独一无二的产生及流行方式的研究发现，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的产生、发展。而被感染的人很多都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这位俄罗斯学者最後得出自己的研究结果：任何疾病，都是患者精神道德方面溃败的结果，其次才是患者机体外壳损伤的开始。这只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有问题的暴露。

固班诺夫强调说：萨斯是一种具有遗传特性的高质量疾病系统，而不是简单的个体层次的疾病，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跨向新的资讯能量层的界限时的一一个清理过程。

那麽如何才能摆脱萨斯呢？对于这个问题，固班诺夫在文章最後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对健康实质的认识，努力学会做人。

其实，类似俄罗斯学者的科学研究结果，中国的老话、警句早就有了：诸如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等等，都是教人通过提高内在自身的道德水准，不作恶事，从而达到外在身体的健康，生活的美满。不过，俄罗斯学者将整个民族看作一个整体的角度，倒也指出了存在著比老话、警句更高的标准：不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不该做亏心事，而且也将对整个民族的健康承担责任。

◇文/陆然

别有天地滴水中

不同来源的水有自己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性情，关于水在中国古代的已有很多认识。我们常用成语“泾渭分明”。泾水和渭水在汇流时，浊泾清渭，无界却分明，互不混淆。在长江上旅行过的人，会看到，在江水和湖水的交汇处，两水分明。不同的水并不是很快就能交融的。

《警世通言》里有段有趣的故事“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王安石有痰火之症，需要用长江中峡的水煎茶，托苏东坡回四川探亲时带些中峡的水来。不久，东坡亲自带水来见王安石，王安石立即煮水泡茶，可茶色半晌才出。王安石问：“这是中峡的水吗？”苏东坡说：“是啊。”王安石笑道：“又来骗我了。这明明是下峡的水。”东坡大惊，赶紧据实以告。原来东坡一路欣赏三峡的风光，到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只得取下峡的水冒充，心想，一样的水流到这里，有甚麽区别呢？王安石说：“《山水经注》里对长江的水性有细心的观察。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中峡缓急相半。我这是中焦的病，需要用中峡的水引经，用这个水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天茶色半晌才出，所以知道是下峡的水。”东坡离席谢罪。

说到饮茶，人们很早就对流水和止水有很好的认识。《茶经》里对泡茶用的水有“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之说。山水要用慢流的，急湍的不能用。江水要远离人的，井水要用取汲多的。总之，缓慢的流水能泡出好茶。

关于流水和止水，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谈到，煮人参得用流水，用止水就没有作用。用药是有关身家性命的事，关键时刻差一点也不行。在这里流水和止水的不同是一定要清楚的。《梦溪笔谈》里也提起，有些鱼只能生在止水中，一放到江中就死。还有一种鲫鱼，在流水中背鳞是白的，生在止水中背鳞是黑的。

◇文/玉茗

